

達夫全集

第一卷

寒灰集

上海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8

創造社叢書

第八種

達夫全集

柳達夫著

第一卷

終極全集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8

寒 灰 集

自序

男子的三十歲，是一個最危險的年齡。大抵的有心人，他的自殺，總在這前後實行的。而更有痛於自殺者，就是‘心死’。自家以為有點精神，有點思想的人，竟默默無言地，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滅，思想的消亡！試問天下的痛心事，甚於此者，更有幾多宗？

自家今年三十歲了，這一種內心的痛苦，精神毀滅的痛苦，兩三年來，沒有一刻遠離過我的心意。並且自從去年染了肺疾以來，肉體也日見

消瘦了，衰老了，若有人笑罵我的，這一箇笑罵者自己，遲早總有知道他謬誤的一日，勇敢的笑罵者呀！你們也大約必定要經過這一箇心的過程的，不過我在這裏却在私祝你們的康健，私祝你們的永不至於經驗到這一種心身的變遷！

在人世的無常裏，死滅本來是一件常事，對於亂離的中國人，死滅且更是神明的最大的恩賚，可是肉體未死以前的精神消滅的悲感，却是比地獄中最大的極刑，還要難受。

在未死之前，出什麼全集，說來原有點可笑，但是自家却覺得是應該把過去的生活結一箇總賬的時候了。自家的精神生活，以後能不能再繼續過去？只有天能知道，不過縱使死灰有復燃的時候，我想牠的燃法，一定是和從前要大異，並且，並且隨伴着我的這一種乾喀，這一種衰弱，誰能說牠們不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，而明日的生涯，又誰能知道更將羈棲於何地？

This is the night when I must die,
And great Orion walketh high

In silent glory overhead:
He'll set just after I am dead.

A week th's night, I'm in my grave,
Or on walketh o'er the wave:
Down in the dark damp earth I lie,
While he dot: march in majesty.

A few weeks hence and Spring will
come;

The earth will bright array put on
Of daisy and of primrose bright,
And everything which loves the light.

And some o e to my child will say.
"You'll soon forget that you could
play

Beethoven; let us hear a strain
From that slow movement once

again."

And so she'll play that melody,
While I among the worms do lie;
Dead to them all, for ever dead;
The churchyard clay dense over-
head.

I once did think there might be
mine

One friendship perfect and devine;
Alas! that dream dissolved in tears
Before I'd count twenty years.

For I was ever commonplace;
Of genius never had a trace;
My thoughts the world have never
fed,
Mere echos of the book last read.

Those whom I knew I cannot blame;
If they are cold, I am the same;
How could they ever show to me
More than a common courtesy?

There is no deed which I have done;
There is no love which I have won,
To make them for a moment grieve
That I this night their earth must
leave.

Thus, moaning at the break of day,
A man upon his death-bed lay;
A moment more all was still;
The morning star came o'er the hill.

But when the dawn lay on his face,

It kindled an immortal grace:
As if in death that Life were shown
Which lives not in the great alone.

Orion sank down in the west
Just as he sank into his rest;
I closed in solitude his eyes,
And watched him till the sun's uprise.

(The Auto-biography of
Mark Rutherford)

自己的半生，實在是白白地浪費去了。對人類，對社會，甚而至於對自己，有益的事情，一點兒也沒有做過。自己的死滅，精神的死滅，在這大千世界裏，又值得一箇什麼？

自己的在過去浪費了的精神，不信有一點一滴可以永生。自己死了之後，那一層臉上的“永生的靈輝”，是決也希冀不到的。自己權且當作一箇也是孤獨的流人，對於過去的自己的孤獨的屍骸，將他的死眼閉上，勉強使他裝成一個

瞑目而終的人，也許是目下的最有意義的一點工作，全集的編製，就發源於此了。

回憶起來，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間，飢寒孤苦，經歷也是不少。感情的起伏，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跡可尋。自己在過去，雖則沒有做過一點可以記錄的事情，然而這一種孤凄的感覺，却是我自己一箇人的。或者有人要說，“將這些無聊的夢跡編留住，不只是增加一些煩惱世界中的更煩惱的波浪而已麼，於世何補？”不還我也要說，“這一點淡淡的波紋，於我却有切膚之痛！”

※ ※ ※

自家的作品，自家沒有一篇是滿意的。藏拙刪煩，本來是有良心的藝術家的最上法門，可是老牛舐犢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所以這全集裏，又把我過去的作品全部收起來了。

※ ※ ※

自家今年滿了三十歲，當今年的誕生之日，把過去的污點回視回視，也未始不是潔身修行的一種妙法，這又是此際出全集的一箇原因。但

是許多勸我的朋友們却向我說“可以做一箇很好的紀念!”啊啊，紀念？紀念什麼？人類中那有把他的恥辱，拿來作光榮的歷史看的愚夫？

* * *

編訂的次序，不是編年，也不是按文中的內容體裁。偶而在故舊的雜紙堆中翻着的，就拿來付印，有手民和校對者侮辱我的地方，也不過隨便的改正改正，這又是我的病懶的一箇證明。

* * *

作品寫完的年月，大抵記在後面，有不寫的，是出於當時的疏忽，現在溯記憶所及，都把牠們補上了。

* * *

諸君若再能寬恕我一次，容我的 Egotism 再顯發一回，我想對諸君將目下正在此地作此序時的周圍境狀來說一說。

昨天自極南的廣東回到了上海，便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獸般的惡勢力下的妻兒的危急之報。電報上雖祇說是‘病篤速回’，然而電後的來

信，隱約說是兒子的病，已經是沒有餘望，我的女人，在悲痛之餘，也已病倒了好多天。火車不通，明日又只好趕海輪奔回京去。到京之日，只希望不至有更惡的凶聞，被我發見！

痛定思源，這交通的阻絕，這生活的不安，這中國人的流離慘死，又是誰爲之階？我是弱者，我是庸奴，我不能拿刀殺賊。我只希望讀我此集的諸君，讀後能够昂然興起，或竟讀到此處，就將全書丟下，不再將有用的光陰，虛廢在讀這些無聊的嘆語之中，而馬上就去挺身作戰，殺盡那些比禽獸還相差很遠的軍人。那我的感謝，比細細玩讀我的作品，更要深誠了。

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舊歷端午節

序於上海的一家小旅館內

寒 灰 集 題 辭

全集的第一卷，名之曰寒灰。

寒灰的復燃，要借吹噓的大力。

這大力的出處，大約是在我的
朋友王映霞的身上。

假使這樣無聊的一本小集，也
可以傳之久遠；

那麼讓我的朋友映霞之名，也
和牠一道的傳下去吧！

作 者

目 錄

全集自序	I—10
寒灰集題辭	I—
茫茫夜	I—53
秋柳	I—54
采石磯	I—32
春風沉醉的晚上	I—26
零餘者	I—12
十一月初三	I—26
小春天氣	I—16
薄奠	I—21
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	I—10
烟影	I—16
一個人在滄上	I—2

茫 茫 夜

(一)

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，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，靜寂的黃浦灘上，一個行人也沒有。街燈的灰白的光線，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，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。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，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，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。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，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，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，更

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。在這沈默的夜色中，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，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，走路走得很慢。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，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，他們的足音和話聲，已經覺得很響了。

“于君，你現在覺得怎麼樣？你的酒完全醒了麼？我只怕你上船之後，又要吐起來。”

講這一句話的，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，他的面貌清秀得很。他那柔美的眼睛，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，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。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，所以在微笑的時候，他的蒼白的臉上，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。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，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，和宛轉的聲調，竟使聽話的人，辨不出南音北音來。被他叫作“于君”的，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，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，頰上有一層紅潮，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。眼睛裏紅紅浮着的，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，總之他的眉間，仔

細看起來，却有些隱憂含着，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，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。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，身材更高，穿着一套藤青的的嘑嘰洋服，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，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。他的面貌無俗氣，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。在一副平正的面上，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，和一個粗大的鼻子，就是他的肖像了。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，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。他聽了青年的話，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，朝着了那青年，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，一邊笑着回答說：

“謝謝，遲生，我酒已經醒了。今晚真對你們不起，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。”

講到這裏，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，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，他們定是性子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。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子的青年的話，就搶上一步說：